

有华人的地方 · 珍藏版 · 就有龙人的作品



战族传说

龙人 / 著



④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龙人 / 著

战族传说

④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族传说 : 全 8 册 / 龙人著 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

纪出版社集团 , 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14-9

I . ①战… II . ①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9688 号

战族传说 : 全8册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28

字 数 1279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14-9

定 价 398.00元 (全8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三十一章	智高一筹	1
第三十二章	剑阁风云	27
第三十三章	凶剑出世	52
第三十四章	段眉母女	75
第三十五章	血厄之劫	103
第三十六章	绝世魔剑	128
第三十七章	群魔乱舞	153
第三十八章	血厄之主	178
第三十九章	世外高人	202
第四十章	重华之眼	225

第三十一章 智高一筹

汁七娘乃修罗堡堡主，修罗堡远在川西，与青城、唐门同为蜀境三大门派，青城势衰，而修罗堡的势力反而日渐高涨。

幽求淡淡地道：“那年洛阳剑会我杀的人太多，有什么人死在我的剑下，我已记不清了，你要为夫报仇，自然无可厚非，只是用毒来对付我，未免失去了武者的身分！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知老夫脚下的又是哪位高人，我若就让你这般的为毒所杀，谅你也死不瞑目，若你也是向我寻仇的，我就成全你，给你一个出手的机会！”

言罢，右足一勾一送，地上的人已被挑飞而出。

那人着实强悍，虽身中奇毒，竟仍能强自拧身，在空中半旋身躯，落地踉跄退出好几步，方竭力站稳。

但此时他已面目全非，双目尽瞎。

汁七娘忙道：“蓝兄弟，解药……”伸手将一只瓷瓶向那人掷去，不料那人却反手一掌将那只瓷瓶击得粉碎，嘶声道：“幽求，你接招吧！”

他的声音嘶哑难听至极，竟赤手空拳向幽求疾冲过去，如疯如狂，他的脸上五官此时根本分辨不清，有几处已露出了森森白骨。

幽求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凝重之色，他静静地站着，丝毫没有出手应敌的意思。

那人迅速向幽求接近，如兽般的低吼声中，他向幽求所立的方向全力挥出一掌。

但掌至半途，他的喉底突然发出低低的声音，双膝一软，颓然向前扑去。

他终没能向幽求发出一招，就已毒发身亡。

不知为何，幽求竟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汁七娘与其他三人互视一眼，身影闪动，转眼间，已将幽求围住。

那三名茶客中有一精悍老者，两腮内陷，下巴尖削，额头却异常突兀，乍一看，让人不由想起一只倒置的梨子，他的目光却精亮如电，手中之剑短而窄，握手处却比寻常剑柄长了不少。

此人正是黑道前辈高手“剑劫”钟离邪神！

另外两人则分别是奇玄谷谷主查夫子，残阳楼楼主刘残阳。

幽求被四大高手团团围住，但他的神情却远对方更从容不迫，自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形气势已将对方四人笼罩其中。

汁七娘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幽求老儿，你在数十年前的洛阳剑会杀人无数，也该对武林同道有个交代了，我们四人自知单打独斗不是你的对手，只好并肩子上了。”

幽求道：“老夫重现江湖已非一日，为何你们偏偏在今日才敢向老夫寻仇？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个叫任玄的年轻人将我的行踪告之于你们，并透露出我已受伤的消息，是也不是？”

汁七娘毫不避讳地道：“是又如何？天下间欲杀你而后快的又何止我们几人？”

幽求自语般地道：“好小子，不但剑法奇高，而且极富心智，其天赋与范离憎相比，亦不会逊色……”

他自顾喃喃自语，似乎丝毫没有将面前四人放在眼中。

钟离邪神剑身一颤，发出龙吟之声。

幽求倏然收神，目光缓缓扫过场上四人，嘴角处浮现出一抹轻视的笑意。

他道：“出招吧！”言罢竟傲然负手而立，他的无指双掌交叠于身后，形状丑怪，但在众人的感觉中，却充满着压抑可怖，丝毫没有滑稽可笑之感。

一股无形的凌然万物之杀机顿时弥漫开来，紧紧锁住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。

那叫化子仿佛也为这无形杀气深深震慑，他猛地坐起身来，茫然四顾，随即一声惊呼，跌跌撞撞地向远处跑去。

汁七娘神色一寒，左手一扬，一道乌光如惊电般划空而出，向叫化子的后背疾射过去。

幽求冷笑一声，右足一扫，地上的那只破碗立时疾飞出去，正好将乌光撞飞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竟没入了一块岩石之中。

那叫化子一声惊呼，滚跃出数尺开外。

幽求望着脸色难看至极的汁七娘，道：“你是担心他会将你们四人围攻老夫之事说出去，有损你们声誉么？事实上你们大可不必有此顾虑，因为你们根本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，而死人是不需要顾及自己面子的！”

阴沉的残阳楼楼主刘残阳再也忍耐不住，身形倏闪，率先向幽求发动攻击！

剑影闪掣辉映，隐隐有肃杀之气，正是“残阳剑法”中第三式：残阳沥血！

与此同时，奇玄谷谷主查夫子与钟离邪神已从左右两侧分进合击，剑势逼人。

汁七娘蓦然掠空，无数寒芒闪耀于上空。

一时间，幽求周遭已有一张交错纵横的剑网，寒刃如雪。

四大剑中高手合力一击，其威力绝不能小觑！

尤其是汁七娘，她能以女流之身，统治弟子数百的修罗堡达三十余年，其修为实是惊人。

她的剑芒弯曲如蛇，故破空之声与寻常剑法大不相同，显得格外诡异多变，不可捉摸。

幽求一声清啸，冲天而起。

幽求宁折不屈的本色此时显露无遗，他所担心的只是没有对手，而从不畏惧对手的强大！

四人之中，以汁七娘的剑法最具威力，而幽求则一反争战中攻敌薄弱的原则，率先向敌方最强的汁七娘迎去！

汁七娘身在空中，剑势一幻，剑芒大炽，赫然如七条银色毒蛇凌空飞

噬幽求。

幽求双足互踏，身躯借力侧旋，飞舞的衣袂竟如刀剑，由对方惊人的剑势中穿掠而过，反削她的右腕。

汁七娘沉腕撤肘，疾贯内力于剑身，暴然侧封。

幽求已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凌空斗折，借着侧旋之力，右足横扫，挟如剑锐风，径取汁七娘的咽喉！

同一时间，钟离邪神已接踵而至，封住了幽求下落的线路。

汁七娘堪堪闪过幽求致命一腿，倏觉又有冷风自脑后侧扫过来。

双眼突然奇痛彻骨，汁七娘惨叫一声，双目已被幽求的白发扫过，顿时眼前一片黑暗，双目失明，血流满面。

惨叫声甫起，她的右腕一痛，鲜血狂射，竟被幽求的衣袂生生削断。

钟离邪神听得上方传来汁七娘的惨呼声后，心神一震，随即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并有湿湿热气喷洒在他的脸上！钟离邪神大惊之下，倏然发觉幽求单脚踏在汁七娘的曲剑剑身上，当头贯射而落。

但此时情形已不容他有太多的考虑，短剑奋力上扬，全力封挡！

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双剑一接，凝入了钟离邪神十成功力的利剑立时被齐柄震断。

幽求身躯倏沉，双足如闪电般向钟离邪神肩上踏去。

钟离邪神竟不闪不避，而是手持无刃剑柄，以快不可言的速度，若举火燎天之势，击向幽求双脚。

难道，他竟希望凭此无刃剑柄对付幽求？目睹钟离邪神此举，众人皆是惊愕莫名，暗想只怕钟离邪神难以幸免了。

却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钟离邪神手中无刃剑柄尾部突然弹出一截寒刃！

这正是他的剑柄为何特别长的原因所在！一般对手，是无法逼得钟离邪神施展这一招的，所以江湖中对此剑中的秘密知者甚少。

这种手法，当然算不得光明正大，但对付幽求已无法拘泥太多了。

钟离邪神在生死存亡的那一瞬间，启动剑上机括，发出势在必得的一击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是兵器饮血削肉的声音，而且凭着手感，钟离邪神也能判断出这一点！

毕竟，他是黑道前辈高手，杀人时的感觉已尝试得太多！

钟离邪神心中狂喜，他自知尽管所用的手段不够光明磊落，但他毕竟还是伤了幽求。

他的脸上不由浮现出了一抹得意的笑意。

随即他觉双肩上方有重逾千斤的力量重重压下！

大惊之下，他嘴角的笑意顿时凝固，此刻已不及闪避，只觉一股真力自对方双脚传至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钟离邪神的双脚齐膝折断。

他的身躯就如同折断的朽木，向后仰倒。

倒下之时，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的剑所击中的不是幽求，而是本已受伤的汁七娘！

汁七娘的腹部被洞穿出一个大大的口子，砰然落地时，已气绝身亡。

剩下的两人心中一凛！本已受伤的查夫子一咬牙，单腿借力，侧身滚进，人剑合一，如同一团光球，卷向幽求！刘残阳不敢怠慢，亦分进合击，欲做全力一搏。

幽求冷哼一声，右腿在空中一闪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随即有一道寒芒闪现。

他终于出剑了！

剑如狂风骤雨，配以幽求奇绝的身法，便如同一场肃杀剑雨笼罩了刘残阳等三人，青幽森森。

随即有赤红色融入了剑芒之中，而且不断变浓，恍惚间，幽求与他的剑已化为一团杀机隐现的光雨，对手身不由己地被席卷于其中，等待他们的，只有无孔不入的剑！

以及死亡！

剑雨乍收。

幽求傲然而立，他的剑已回收不见。

查夫子、刘残阳二人以一种奇异的姿势站着，他们的身上至少有五处致命的伤口，鲜血如泉涌，已将他们的衣衫浸得赤红。

他们的目光皆空洞无物——因为，他们已气绝身亡。

当然，那个双膝已断之人更是无法幸免。

幽求的目光扫过地上的几具尸体，最终落在不远处的叫化子身上。

那叫化子甚为年轻，只是一身污垢褴褛，方才的一番激战，他始终出神地望着，仿若已被这惊人的一战惊呆了。

幽求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触，忽然心中一动，身形一晃，已立于叫化子面前，逼视着对方，沉声道：“你也是一名剑手？”

那叫化子惶然摇头。

幽求冷声道：“那为何老夫发觉你的眼中暗藏只有剑手才具备的剑神？”

叫化子含糊不清地道：“剑……剑神？”

幽求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敢在老夫面前装疯卖傻，惟有一死！”

右掌疾然拍向叫化子胸口。

一股内家真力立时涌入叫化子体内，叫化子神色倏变。

但那股内家真力几乎是一进即退，消失于无形之中。

幽求“咦”的一声，惊诧地道：“果然不会武功……老夫竟会看走了眼？”

那叫化子似乎被吓懵了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我……我决不会说这些人是……是你杀的，我……走了……”

幽求却道：“慢，你留在这儿，直至见到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人来此为止，你就告诉他这些人是我所杀，你还要告诉他若他能够从这些死者的伤口中看出我剑法中的破绽，那么我即使败于他的剑下，也毫无怨言。因为他比我更具剑慧，但我不希望被他人毒杀！”

叫化子道：“是……”忽又道：“可我不认识他，再说……他也未必一定会来这里。”

幽求道：“他叫任玄，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轻人，当你看到一个身着白衣、卓绝不凡的年轻人时，那人必定是任玄。当然，他一定会在这儿出现。”

叫化子似乎急欲脱身，又低声道：“他未必会相信我一个叫化子的话……”

幽求沉声道：“你只须照我说的去办即可，何来这么多说辞？”

“是……是，我一定照办。”叫化子吓得再也不敢多说什么。

幽求打量了他几眼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你不会是范离憎那小子，有任玄这小子缠着，我不知还能否有机会把最后一招剑法传给他！”

言罢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待幽求走后，叫化子方长长吁了口气，他苦笑了一下，自语般道：“幽求不愧为天才剑客，竟能从我眼中看出我是习剑之人！”

他的脸上虽有不少污垢，但掩不住眼中的英武之气——此人正是白辰！

白辰为关东、老哈临别时的那一番话所触动，从此一直以叫化子打扮出没，果然再也没有人注意他。

但他复仇之心从未泯灭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他重新修练内家真力，但短时间内自然收效甚微，今日他行至这个村庄时，正在古樟下歇脚，忽见有一老妇人与几个人在此张罗开来，而后那四人坐在方桌旁，不知冲呷了几碗茶，也不曾离去，却丝毫不见老妇人有不耐烦之色，白辰立知这些人必有蹊跷，极可能是在此布下了杀局。

白辰在风宫中生活了五年，其江湖阅历已十分丰富。

他的武功本就是杂烩众家，如今报仇心切，自然也不肯放过目睹高手拼杀的机会。当幽求走近这边时，白辰虽是以荷叶遮面，却清晰地感觉到了来自幽求身上的凌然气势，这让他又惊又喜，心中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等良机。

没想到欲对他施下杀手的不是杀人无数的幽求，反而是汁七娘，而救下他的人，却是幽求——这一点，倒大出白辰的意料之外。

而幽求竟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是习剑之人，若非功力已废，幽求以内家真力试探他时，白辰必将做出本能反应，以功力相抗衡，到时只怕难免一死了。

白辰心道：“是什么样的年轻人，可以让心高气傲的幽求也对他如此重视？能从死者伤口中看出剑招的破绽，此人的悟性之高可想而知，但若此人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把幽求的行踪告之于汁七娘，那此人的用心未免有

些狠辣了。”

白辰一则对神秘年轻人充满好奇，欲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同时他也知道杀人对幽求而言，是随心所欲之事，一旦自己未按他所说的去做，只怕日后与之相见时，不免要遭他毒手。所以，白辰果真没有离去，而是背倚古樟而坐，静候那白衣年轻人的到来。

他一边静静守候，一边回忆着方才幽求施展出来的绝世剑法，并在心中一一揣摩，一时间如痴如醉，浑然忘我，思及忘情之处，忍不住脱口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“朋友面对如此凄惨之景，竟兴奋莫名，在下好生意外。”一个清朗的声音忽然在白辰的身边响起。

白辰心中一动：“来了！”

他转身一看，果见一个身着白色衣衫的年轻人已站在一丈开外，与自己年岁相若，白衣胜雪，五官容貌几近完美无缺，尤其是他脸上洋溢着既自信又不乏谦和的笑容，更如一缕阳光，让人顿生好感。

如此人物，无论站在什么地方，必定是鹤立鸡群，卓尔不凡。

白辰一跃而起，道：“这位可是任玄任公子？”

那年轻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之色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任玄，不知朋友如何识得在下？”

任玄乃牧野栖之化名，自牧野栖进入黑白苑后，他一直以任玄为名。

白辰见他对自己这样的叫化子也如此谦逊，心中颇有好感，于是道：“我一个叫化子怎有幸识得任公子？只是有位大爷让我在这儿等候一个白衣年轻人，他说此人极为不凡，我看你气宇轩昂，一望可知乃人中俊杰，心知你必是那位大爷所说的任公子，一问之下，嘿嘿，果然如此。”

牧野栖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可记得那人模样？”

白辰道：“此人白发无指，身材高大，他的目光好不骇人！”

牧野栖沉声道：“果然是他！此人乃武林中一大魔头，当年在一次剑会中杀人无数，你遇见了他能安然无恙，真是万幸！莫非，这些人就是他所杀？”

白辰点头道：“正是，那人犹如神仙一般，稀里哗啦，转眼间这五个

人就被他杀了！”

牧野栖目光一闪，微微笑道：“兄弟真是胆识过人，目睹这等场面，竟不为之所动。”

白辰道：“我逃得了么？不怕任公子笑话，当时我的腿也软了，魂亦飞了，好不容易能挪动步子，那人已把我拎了出来，说是要我向任公子你捎句话。”

“哦？”牧野栖脸上闪过惊疑之色：“他让你捎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……他说若是你能从这些死人的伤口中看出……看出他剑法的什么……什么漏洞，那么他即使败在你的手下，也是心甘情愿，因为他的……他的……对了，他的剑慧不如你高。不过我劝任公子万万不可与之交手，那位大爷杀人时就如砍瓜切菜一般……他还说，只要我把这句话捎给任公子，任公子一定会重赏于我……嘿嘿……赏钱么，也并不十分重要，任公子如此人材，我能为任公子办点事，也是来生修来的福分了。”

牧野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魔头杀了人不说，还有意消遣我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白辰一眼，把话打住，走近地上的几具尸体，一一查看一遍，良久方叹了口气，缓声道：“好可怕的魔头，出手绝不留情……”

说着自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来，道：“兄弟你去村子里雇几个人，把这些尸首埋了，免得暴尸野外。至于多余的钱，你便留下吧。”

白辰连声道：“多谢任公子，多谢任公子。”走上前，伸手去接那锭银子，就在将接未接之时，牧野栖却提前把手松开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那锭银子落在了地上。

白辰忙躬下腰将银两拾起，抬头时，忽然发现牧野栖的眼中闪过一抹奇异的光芒。

但等他细看时，牧野栖已一切如常，这让白辰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走了眼？

牧野栖道：“我尚有事在身，这儿就拜托兄弟你了，日后要尽量避开那老魔头，以免他杀你灭口。”

白辰道：“往后我见了白发人，就远远避开。”

牧野栖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告辞了。”

白辰赔笑道：“任公子慢走！”

牧野静风绝未料到炎越亲自出手，还是没能将白辰拦截，他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，正因为这种意外而完全破灭。

更使他心烦意乱的是他虽然急欲追杀白辰，但因为曾当众许诺放过对方，竟不能直接下令追查白辰的下落。

他只能等待炎越为他带来好消息，但他所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受挫消息。

前些日子的欣喜如今已荡然无存，白辰成了牧野静风喉头之“刺”，搅得他寝食难安。

其实他也知道白辰武功尽废后，已无法对他构成任何威胁，但他却绝对无法忍受白辰安然脱身，就如同一只猫绝不容许有老鼠从它的爪下溜走一般，哪怕它本是毫无食欲也不容许！

更何况他知道在白辰的身后，还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暗中帮助他，也许，这股不可知的力量才是牧野静风最忌惮的。

此刻他虽是身在“闲风阁”，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轻松的暇意。

正心烦意乱之际，忽听得门外一声轻咳，随即一人低声禀道：“宫主，有人为你送来一封信。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谁接收的？”

“是从空中坠落的。”

牧野静风猛地一怔，坐直身形，沉声道：“从空中坠落？”

“是一只信鸽飞过行宫上空时，突然坠下，信鸽上系着一封信，指明是交给宫主的！”

牧野静风皱了皱眉头，自语般道：“想必那只信鸽体内已中了毒，飞至行宫上空时正好毒发——此人倒有些心计！”他略略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将信递上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一人推门而入，行至牧野静风面前，然后将信笺拆开，摊在案几上，用一块砚石压着。

牧野静风从不亲手接触来历不明之物，尽管以他今日的内家功力，几乎没有什么毒能取他性命。

牧野静风挥了挥手，那人倒退着退出门外。

他这才倾向前去，目光匆匆扫过，几乎只看了一眼，他的神色立变！

一侧的叶飞飞见他神色有异，忙道：“穆大哥，怎么了？”

牧野静风笑了笑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边说着，边将那封信拢入手中，放进怀里。

为何他仅匆匆看了一眼信笺，就不再对此信是否有毒怀有警惕之心？

牧野静风只看了信笺中的内容一眼，便知道此信与上一次提醒他不可习练假霸天刀诀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

换言之，此信极可能是牧野栖送来的。

而牧野静风之所以不愿让叶飞飞看见此信，是因为信中所提及的是有关白辰的事，一旦被叶飞飞察觉，无疑会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。

信中写道：“据我所知，白辰乃风宫叛逆，而且风宫一直在暗中追查他的下落，前几天我已发现他的行踪，若是风宫行动迅捷，也许可以在邑城一带找到他，此人颇富心计，若是掉以轻心，只怕会再出纰漏。”

同时得知白辰与牧野栖的行踪，牧野静风心中的不悦立即一扫而光，他在心中将“邑城”默默地重复了几遍，暗忖道：“白辰，只要你真的在邑城，我就是掘地三尺也要将你找出！”

他再也无法在闲心阁静心安坐，霍然起身——他要前往笛风轩，他已习惯了在笛风轩发号施令。

都陵早已在笛风轩外等候着——这是牧野静风最欣赏也是最诧异的地方，都陵总是能将任何事情做得恰到好处，包括与牧野静风相见，他也能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，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地点。

都陵道：“宫主，思过寨的人已经决定在明日进入剑簧阁。”

牧野静风剑眉一挑，露出一个已久违了的笑容：“在思过寨花费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！”

都陵笑了笑，道：“但思过寨内来了一位来历蹊跷的僧人，此人武功应该极高，不知为何，思过寨中人竟将大权交于这来历古怪的僧人手中，

寨内一切事务，皆由他做主。”

牧野静风“哦”了一声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所幸思过寨内部众弟子的关系错综复杂，纵使有一人出来主持大局，也未必可以扭转乾坤！”

都陵道：“但夺血厄的事也并非万事顺利。”

牧野静风眼中精光一闪，随即道：“有诸多事宜，我要与你商议，你随我来。”

都陵进入笛风轩的次数已比禹诗、炎越他们还多，这显示出牧野静风对都陵的信任有加。

牧野静风坐在笛风轩内一张宽大的椅子上，道：“据说禹碎夜既有其父的心机，又有其母的玄秘，由她打入思过寨，的确是上佳人选，自她入寨后，颇有成效，难道这一次她也遇上了棘手之事？”

都陵道：“禹碎夜固然不简单，但她已发现打入思过寨的并不仅仅只有风宫势力。在此之前，她曾成功地控制了燕高照两名弟子，没想到前几日她突然发现其中一人并非燕高照真正的弟子！”

牧野静风的瞳孔渐渐收缩，神色显得极为凝重：“此人是什么来历？”

“禹碎夜未曾提及，她只说此人武功甚高，比燕高照十三弟子中武功最高的戈无害，还要更胜一筹，所幸禹碎夜及时察觉异常，并控制了此人。”

牧野静风松了一口气，淡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此人也不足为虑了，必要时还可让他为风宫效劳。”

都陵道：“但血厄的秘密武林中人几乎无人知晓，那人年不过二十，若非身后有股庞大的势力，既不可能知道血厄的秘密，也绝难有染指血厄的野心！”

牧野静风沉吟道：“据禹老所言，血厄本是漠北天罪山之物，难道天罪山也已查到了血厄下落？”

都陵道：“天罪山远在漠北，与世隔绝，中原武林从不知‘天罪山’其名，至于他们有何举措，我们更是无法知晓。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血厄乃凶杀之兵，极难驾驭，本宫纵使夺得血厄，也仅为毁去它，而决不用它。”

一向沉稳冷静的都陵脸上有了惊愕之色：“原来宫王开不想拥有血厄？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我已有伊人刀，何必费尽心思去求血厄？其实此事在我入主风宫之前，禹老已在秘密张罗，他们四人要夺得血厄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抑制天罪山的力量。若是天罪山得此血厄，必会如虎添翼，对我风宫大为不利！”

都陵没有再问下去，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适得而止。

牧野静风道：“思过寨那边一直进展顺利，本宫未曾为之担心，都陵，我要你速速赶至邑城，去找一个人！”

都陵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牧野静风自侧墙的柜子中抽出一幅画卷，徐徐展开，指着画中人像道：“就是这个年轻人，记住，无论如何，不能伤害此人！”

牧野静风所指的正是牧野栖的画像！

思过寨各入口、关卡、制高点皆安派了平时二倍的兵力，整个寨子顿时显得气象森严，更有巡视的寨丁穿梭不停，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。

这一切，皆因天师和尚决定在今日与燕高照众弟子同入剑簧阁。诸事皆已准备妥当，只等天师和尚发出号令。

天师和尚暂歇四弟子池上楼所居住的“映池楼”中，池上楼前去嵩山，他的映池楼便空出来了。

日头已上三竿，天师和尚仍高居不起，再等一个时辰，方听映池楼的仆人传出消息：天师和尚终于起身，正在洗漱。

此时已近午时，佚魄当即令人特意为天师和尚备下了一桌素菜，与文规、侠异亲自作陪。

天师和尚足足花了半个时辰才消受了这一桌精美雅致的素食，他慢条斯理地品了两口香茗后，终于开口了。

天师和尚道：“今日非入剑簧阁的吉日，便推至明日再进吧，以免节外生枝！”

侠异的脸色立时变得铁青，文规的脸上也有了不满之色。